

电影小说 YINGSHANG

硬伤

人类情感秘境对话

林众◎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电影小说

硬 伤

——人类情感秘境对话

林众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硬伤/林众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5

ISBN 7-5059-3319-1

I. 硬…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09659号

书 名	硬 伤
作 者	林 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珊利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38千字
印 张	7.75
插 页	2页
版 次	199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319-1/I.2521
定 价	15.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风起云生不终山，
火树银花无常天；
烟从雾绕生死梦，
雨打秋波情阑干。

——题记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序 幕

夜，一壶圆月在璀璨的夜空中徘徊，云烟氤氲，宛如一方飘忽无定的丝帕。

雄浑的高原烘托着沉沉夜幕，远近的狼嚎一唱一和，几只夜行的秃鹫无声地划过天地之间的缝隙，掠起一片纵横交错的阴影；阴影颤动着，跳跃着，由淡渐浓，逐块蚕食着周的繁星，直至笼罩住整座天空。

星月收敛起清绝的光芒，黑暗像磨盘一样旋转起来，越转越快，陡然立定，抽搐着，夹带起江水抑扬顿挫的呜咽。响声大作。

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自黑暗深处突兀而出，一阵强似一阵。一团红炽的火球拔地冲起。爆炸过后是密集的山体塌陷的轰鸣，伴随着间歇的筋骨错裂般的磳磳声响，巨荡的回音响彻群峰。黑夜随之隐退。

星换斗移，黎明倏忽即至。高原从酣睡中苏醒，高昂着崔巍的脊背，状如盘踞在云端的一群柔韧的巨蟒，额预的棱角披裹上一层红绒。

旭日初升，万道霞光撒遍了透迤的山川河谷，滔声震撼着静谧的晨空，将傍邻江岸的一条纵深的峡谷展示在阳光下。

塌方在继续，规模递减，峡谷上方不断有碎石滚落进谷底。

大地轻轻摇摆着。

主题音乐声起,背景摇晃,字幕推出:硬伤。

太阳缓缓自东向西转动,天色转向晦暗,依次转过峡谷、高山、大河。草场、城镇、高原公路、铁道,延伸进薄暮下的都市。落日的余晖融入都市的喧嚣之中。

解说员画外音:……本台消息,日前,我国西南高原地带发生一场里氏5.7级的地震。截止今天,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仍在持续。震中位置离最近的城镇约三百公里,其中次朗列专区洪桑县及附近三个乡受灾较为严重。震后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据专家分析,本次地震系由一地带内部板块长期挤压冲撞引发,强大的震波到达地面以前与该区域固有的地质结构抵消。素有“世界第三极”之称的高原遭受了一次非同寻常的硬伤,影响力集中在地质界尚有争议的亚什泰大峡谷一带。有关专家认为,因地震引起的整合作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该区域的岩浆活动将趋于稳定。围绕一个多世纪以来亚什泰大峡谷是否存在的学术争论,本台将在今后的节目中作专题报道。……

(1)

夜气散淡，星空阑珊，月光徐徐流淌进一座杂物堆陈的阳台，折射着灰蒙蒙的尘埃。城市的喧嚣时远时近。

透过阳台，一对人影掩映在层送的灯光里，一动不动。

简陋的书房，一个面庞瘦削。神情沉毅的青年男子蜷坐在单人沙发上，沮丧中显出些许激动。他两手托腮，怅然看着地板上叉立的一双青红帮平跟鞋。

鞋子有节奏地打着慢拍，它的主人是一位容貌姣好，身材匀称的少妇。少妇倚在靠门的绿色立柜边，神态不安而又自信，表露出一种雅俗共赏的白领气质。她目光游移，一会儿定在立柜左角的电话机上，若有所盼。

气氛冷峭，男子抬头专注地望着少妇。

少妇：（睥睨着他。平静地涂着指甲）还有问题吗？我想这件事你我都无法挽回了。

男子：（啜嚅地低头）既然你决定了，我还能说什么。（磨牙喘气，双手绞扯着腰间的围裙，一块块抚平）我只问一句，你什么时候作出这项决定的，想离就离，连个招呼也不打，真是，……呃，真是当头一棒。

少妇：（怨艾地瞥一眼他的动作）你把围裙解下来说话好不好？这副样子，好像我又在使唤你。唉，结婚四年，在

家里天天看到你系着围裙晃来晃去，眼睛都发酸了。

男子：（解下围裙，就手拴了一个死疙瘩，苦笑，竭力用回忆遮掩眼前的尴尬）四年了，四年零三个月吧。原以为我们相处得像一个人，里外不分，这叫缘份。打从搬进这间房子，我就觉得哪里不大对劲，刚明白一点，晚了。难道我做错了什么？……

少妇：（犹豫，继而倦怠地别过脸去）早晚都是这场结局，我们之间不存在谁对谁错，问题不在于你做错了什么，在于你什么都没做，——都是让缘份害的。你犯不着老是检讨自己，听着都累得慌。我们的结合一开始就是两代人的误会，如果不是我父亲……

电话铃响，少妇抓起话筒，习惯地换了一种亲昵的语调。

少妇：喂？噢爸爸……（抬腕看看表，乖觉地降声）这么晚了，……嗯，他在，就来。（对男子）找你的。

男子：（接过话筒，看着少妇坐回到房里独一无二的沙发上去）爸，我是卫季来。唔，没睡，我俩在聊一个社会学方面的问题。百珊她……近来工作上不顺心，专业有点生疏，我帮她理理头绪（望望卫百珊，止住话头）……好消息？（精神为之一振，急切地掐着电话线）您说，说……

（2）

宽敞零乱的书房，显示出主人不经意的日常起居。一根粗重

的铜头拐杖顶着大草帽挂在临窗的书橱边角。

台灯下，一位红黑脸膛，虎背熊腰的六旬老人摇头晃脑，笑纹扩散开来。他的身体躺靠在藤椅上，椅子吱吱直响。

老人：看没看晚间新闻，——没看？特大发现，亚什泰峡谷！消息绝对真实，好伙计，耗了我半辈子，总算露面了，神龙见首不见尾呵。一百多年的假说到头，梦想成真了，一准是个中华之最，世界之最！我们早先做的那个项目结论看来没错。喂？听着，上面松口了，由我牵头成立一支考察小分队，突击赶到那里。下手要快，不能让别的国家占了先。你明白我的意思。这样吧，电话里讲不完，你明天下午三点到所里来一趟，咱们开个会。对了，带上一份书面检讨，把你这几年不上班的原因向领导作个交待，这样办对你可能不公平，过过场嘛。晚上早点睡，把有关详细资料备齐了，拿出你在国外洗盘子的劲头来。记住，明天下午三点，挂了。

他撂下话筒，环顾着月影婆娑的窗外，抬动一下身躯。抬起书桌上的电动剃须刀，沿着剃了一半的胡子茬摩挲着，闭目养神。

时针指向十一点。电动剃须刀发出曼妙的沙沙声，随着他灵活的推磨动作，声音渐渐化作一阵浑朴苍劲的主题音乐，音乐由弱增强，剃须刀的噪声幻失在灯影迷离的书房内。

(3)

阵雨过后,绵延的雷声震落了八方星辰,天空漆黑一团。

室内,经久的沉默。

卫季来:(一抹欢笑翘上嘴唇,爬过鼻子两翼,迂回渗透到不设防的眼部,从眼底涨溢出来,在少妇的睥视下蒸发)百珊,这件事、你看,离婚的事能不能缓一缓?爸爸电话里说我、我们计划要外出考察。机会非常难得,我心都等焦了。你这几天心里烦,我也不惹你了,这一走少则三两个月,小别胜新婚,你正好慎重考虑考虑,行不?……

卫百珊:悉听尊便,你是拿不定主意的,招呼给你打过了,你怎么做是你自己的事情。走也好,要走都走。我怎么做是我自己的事。

卫季来:(笑容和耐性一体蒸发)我不同意离婚!其他都好商量。走之前,我把家里收拾好。你要去哪儿,自个儿把握,我不阻拦。总之我不想离婚,除非你给我一个实际的理由。嘿,商店里退货还得说明理由呐,婚姻大事,哪能说散伙就散伙,再说爸那头……

卫百珊:打住!这里面没爸什么事儿,你甭拿他当挡箭牌。(似笑非笑地勾搂着脖子)当初要不是爸连着和我谈了三天,我才不会稀里糊涂嫁给你。我猜你们师生俩早

就串通好了。

卫季来：(被刺痛，自嘲地装了一回笑脸)这条不是理由。好歹咱俩也算青梅竹马嘛。好好好，只当你觉醒了，拨乱反正。咱们离婚的事先放放，等我考察归来。——这么说你同意了？

卫百珊：(不置可否地踮踮脚尖)那得看双方的立场，还有你的理解方向是往左还是往右了。

电话铃响，卫季来飞快地抓起话筒。

卫季来：喂，找谁？……在，我是她爱……噢二哥，你是谁？……

卫百珊：(走近来，毫不客气地摘过话筒，示意他让到一旁)喂，你好，哪位？易总！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啦，……又要出国？好的，多长时间，哇！一年？OK，我这就整理。

卫季来：(嫉妒地望着卫百珊，恨不能从话筒里把那个易总揪出来)昨天易总，今天易总，我耳根都听肿了。你一个响当当的地质学博士，愣要给卖糖果的当秘书，人前人后伺候着。两次差一点就当妈妈了，愣充什么未婚，名不正言不顺，也不知哪朝定下的章程。合资企业又有多了不起，“甜蜜的事业有限机构”，瞧这公司名字起的，说穿了不还是卖糖果的，又不是他妈尼姑庵，非得让员工隐瞒婚史，离婚也成了工作需要，这年头……

他看看眉飞色舞，英语呱呱叫的卫百珊，一脸无奈地带门进了书房。

(4)

下午，阳光普照，春意飞闹，知了在树梢起劲地叫。

会议室，气氛紧张活跃。卫达在主持会议。他一身松垮的野地工作服，与周围人等的西装领带显得颇不协调。

卫达：（语调铿锵，伴以孔武的手势）诸位，今天有幸坐到一起，相信各人对这次考察活动的行期、目的、路线心中都有数，不明的地方请参照手头的资料。我们只有三天时间，一些事情就留待路上去解决了。我先介绍大家认识认识。

他左臂一抢，一位位点数下去。

卫达：（他左边的中年人不拘言笑，神态严谨，形态单薄，浓眉、驳顶。无须）这位是我们所里的课题组长，本次考察活动的技术负责人，副队长钟先佑先生，我们搭档多年了。这位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王东栋，小王，专攻岩洞学的，东方的栋梁，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王东栋礼貌地欠身站起来向众人致意）这位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大名鼎鼎的孤身徒步旅行家羊子先生，我的朋友，媒体称本世纪最后一位古典浪漫主义者，有极其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这次慷

慨加盟，为考察队增色不少，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率先鼓掌，众人响应）羊子兄弟，你一个人跑惯了，地头熟，路子野，天马行空，神仙也要让三分，别在半路上把我们扔下不管了。（场上哄笑）

羊子是个四十多岁，面目清矍的矮胖子，乱蓬蓬的头发和胡须遮去了半张脸。他似乎对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略一颌首，持重地露一下牙齿，以一副标准的“V”手势作答。

卫达：（手指着对面）这位卫季来先生，我们地质所的科研骨干，归国留学人员，我的关门弟子，也是女婿。（咧嘴笑了笑）卫先生回国后待业四年，也该英雄无用武之地，才气不差，运气不好。为公平起见，这回我搞了一把特权，硬把他争取进来了，诸位没意见吧。……（会上小小的笑声起，嘎然而止）

卫达右边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黑面书生和他的随从，他手里捧着两页纸，眼巴巴等着发言。

卫达：（态度谦和地看定黑面书生）刚才的介绍是按顺序来的从左往右，啊，不分先后。下面我为大家正式引见今天会议的特邀嘉宾。这位是旺年高集团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霍赫贵先生和他的同事尚歌。呃，我们这次考察活动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原计划要向后推迟，承蒙旺年高集团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而且积极地、主动地提供人员和

物资支持。对此，呃，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霍总，请你讲几句。

霍赫贵：(清几下嗓子，目光像蜻蜓点水在每个人的脑门上点了一遍，瞅着发言稿，字正腔圆)首先，我谨代表旺年高企业集团董事会和全体员工对这次空前的探险活动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迄今为止不畏艰辛、不怕牺牲的野外科研工作者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我们胜年高集团是国内最大的室外运动器械生产企业，注册资金三亿六千万元人民币，组建五年以来，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设备，集中科研和人才优势，研制生产出以缆车、吊滑轮、攀崖索、强力风帆为代表品牌的十二大主产品系列，产品畅销东南亚、俄罗斯、欧美等二十一个国家和地区，质量可靠，信用卓著，曾经获得阿布斯尔体育用品博览会金奖，首届巴里登山器械评比二等奖。……

卫达正襟危坐，如羽化登仙，其余人等听着听着如坐针毡。

(5)

清晨，山间，云烟迷漫，轻风荡涤着树枝花梢，拂落昨夜的露珠；露珠一串串滚进草丛，濡湿了松软的沙土，风声如萧，催发了清丽的鸟鸣。一条弯陡的石阶自山脚螺旋而上，贯通山巅，晨练的人们稀稀拉拉地趑行在石阶上，其间老人、妇女和带着儿子的

年轻父亲居多。

山顶，射击馆内，卫季来举枪瞄准平行移动的靶心，胡乱放了几枪。他有点魂不守舍，后来射出的子弹全打到左边靶位上了。

左边是一位三十岁上下的女郎，衣着大红大紫，超短发、超短裙。超短靴。超短外套，使原本超短小的身材异常苗条高挑，给人一种庄周化蝶的错觉。她全神贯注，一边打靶一边口里不住地为自己叫好。忽觉有点眼花，举望远镜一照，明白了，揪掉耳塞，蹊跷地打量着卫季来。

女郎：(自言自语)一个忧郁的男人，(向卫季来打个“暂停”手势，大声)说你哪，先生，你射偏了，打中我的靶子。瞧！

卫季来：(住手，摘下耳塞，疑惑地望着她)你？叫我？

女郎：(剐他一眼)先生，你射偏了。我打了六发，一共五十八环，瞧瞧，边上那四个窟窿眼是你的杰作，一共才二十环。

卫季来：(听出她的弦外音，抱愧地笑笑)对不起，我走神了，赔你四颗子弹。(拣起子弹递过去)。

女郎：(嘴角撇一缕恶作剧般的笑容)要加倍赔，八颗。喂，我说，你是不是打惯了别人的靶子？

卫季来：(拣了八颗子弹递给她)不，怎么会呢，这是第一次。我是这儿的常客，有记录在案的。

女郎：(拨拉着子弹，数数够数)你经常来这儿？——喏，

这八颗子弹我送给你,加强练习。

卫季来:(接过子弹)谢谢。平均两个月来一次,坚持了五年,风雨无阻,所以是常客。

女郎:(盯视着卫季来)你这人挺嘎,您是干什么的?

卫季来:搞地质研究的。你对地质有兴趣?……

女郎:(语气不乏职业的夸张)我对任何事物都有兴趣,包括人。搞地质研究的,……喂,地质学家,这五年,咱们脚下这座山是上升了还是降低了?

卫季来:(挑剔地看看她的上半身)小姐,地质的变化不同于流行服饰,相对于你的裙子来说,五年的时间太短,恕无可奉告。

两人一时搭不上别的话茬,各怀心思地相对一笑,各自戴上耳塞,举枪射击。

(6)

傍晚,一家僻静的中档餐厅,卫达与一位中年妇女守着一桌丰盛的肴席对面坐着。

卫达:(举杯一饮而尽,咂摸着嘴唇)好酒!好久没喝了。每次出差你都摆这么一桌,破费了。破费就破费了,壮行色嘛,有好酒好菜偏不让我喝个够。……孩子好吗?

女:(嫣然一笑,忽又蹙眉)喝你的酒吧,就不能问点新鲜

的。(月光投向旋转门,遥望着周围三三两两的年轻情侣,愀然若失,拿叉匙给他挟菜,声色温婉)劝你是听不进去的。野外考察那样辛苦,身体要紧,六十开外的人了,一把老骨头还能拼几天,年岁不饶人,该歇歇了。

卫达:是啊,该歇歇了。事实上,每次看到你,听见你的声音,就感觉特冲动,这证明我还很年青,很有活力嘛。六十岁是男人的第二春,宝刀不老;酒是陈的香,感情这东西,六十岁以后才不失效。(小口地滋着酒)苏航,考虑好了没有,——嫁给我。……

苏航:你呀,孩子好吗,该歇歇了,然后,嫁给你,这老三篇我都背熟了。平时见面打电话,一个字不提,一出差就来这套,倒像生离死别似的,不吉利。

卫达:你平时不给我机会嘛,说也白说。嘿,是不是又是等等看,等等看,我等了二十多年,还要看什么,孙子都该抱上了,再等下去,我都成孙子了。——儿子那里通不过?

苏航:又来了,我可没让你等。师母在世的时候,你是我的老师,师母不在了,你还是我的老师,过去是,现在、将来,永远是我的老师。……

卫达:(气馁地连连拱手)行,行,不说这些,你是个好学生行了吧。啧啧,师道尊严,苦了我,也害了你。苏航,咱俩